戰國策

附重刻札記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戰國策

附重刻札記

(一)

高誘注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雅雨堂叢書畿輔叢書士禮居叢書皆收有此書士禮居景宋本爲最精之本後附校記三卷故據以排印

戰國策自劉子政校定至宋嘉祐間已多散佚今所傳者皆出曾南豐重校本高氏注隋時止存廿一篇今厪存十篇以高注淮南相校頗有繁省之殊似十篇注尙非足本也自鮑彪注盛行芟棄高氏注又擅易篇次好古者病之唯剡川姚氏本刻於紹興十六年校勘精審最爲藝林所珍近雖重栞揚州而於文句可疑者往往轉取鮑本羼入殊非不知蓋闕之義黃君蕘圃乃取家藏宋槧本重鋟諸堅木行款點畫壹仍其舊其中烏烏魚豕審知譌踳者別爲札記綴于卷末而不肯移易隻字吳正傳所云存古闕疑者今於蕘圃見之洵書城中快事也伯聲跋疑坐恵爲武后造字予謂劉校高注在兩漢時斷無此等近鄙別字而六朝人喜造新體如先人爲老巧言爲辨之類一忠當因草書臣字相似附會成之陸德明論語釋文恵兩見皆云古臣字則非昉于阿武矣韓朋卽公仲侈侈與用聲不協當是倗之誤隸書多似用故倗僞爲侈倗用本一字用與憑聲相近故亦稱韓憑矣尋繹之次偶舉二事質諸蕘圃願有以教我也癸亥仲冬竹汀錢大昕序

戰國策目錄

東周第一
西周第二
秦一第三
秦二第四
秦三第五
秦四第六
秦五第七
齊一第八
齊二第九
齊三第十
齊四第十一
齊五第十二
齊六第十三
楚一第十四
楚二第十五
楚三第十六
楚四第十七
趙一第十八
趙二第十九
趙三第二十
趙四第二十一
魏一第二十二
魏二第二十三
魏三第二十四
魏四第二十五
韓一第二十六
韓二第二十七
韓三第二十八
燕一第二十九
燕二第三十
燕三第三十一
宋衛第三十二
中山第三十三

讒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一本字作類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集曰下有夫字）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劉作其德下及曾作德下及錢作以思其德下及集作其恩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一作相感）聘覩以相交。期會（集作朝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

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錢劉同曾作例）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錢集作立曾作兵）爲強。是以傳（一作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幷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雖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鬻无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曾集作巧劉作功）爭强。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强。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游悅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集曾无弱字）。蘇秦結（錢劉結下有從字）之。時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一本下有而字）。幷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疎。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

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筴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脫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敎化兵革（錢本下有亦字）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筴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興師臨周（續周顯王後語）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續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續齊宣王後語）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劉本一作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一作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曾集作逸）灕然止（一作止）可至。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一本无凡一二得上有凡字）凡一鼎而（一本无而字鼎而作而鼎）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

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集曾作耳劉錢作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之爲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黃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集本改作謂）一作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卽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

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曾作誰往。周劉錢集无周字。）周君曰。善。乃止其行。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續史記兩惡作畏。）於秦。史厭（一作史厭。）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集一去弗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粮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强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爲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周文君免士去士。（集曾一字。）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

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彊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卽對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續韓非子文與一本同）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曾本作予集本改作予劉作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因徐爲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錢劉作全）秦與强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大原（曾錢集作西錢一作而）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作行楚續商子作大梁造）謂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之士爲君爭於秦謂薛公曰（劉本題起謂字）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親弗注云人姓名索隱引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爲得也）相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爲後行且

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爲其國。齊聽祝弗。劉本起齊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卽天下之理也。

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曾无故字。故必怒。怒一作恐。合於齊。是君以合全以齊與強楚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續史記機郝。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爲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曾集改勁作曾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脩慮信。爲曾爲下有物字。劉无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爲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子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續史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徐廣云。惠王公之長子。今乃編在東周。）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一本無楚字。）何不封公子咎。（咎一作右。）而爲之請太子。左（左一作右。）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今楚王資（資一作奉。）之以地。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麂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便。劉作使。曾云。恐作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爲太子。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曾集劉作亡。）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且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且

使人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書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一本止一來字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照翦曰。爲公畫陰計。照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照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己。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嚴氏爲賊。而陽堅曾一作堅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堅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

薛公以齊爲韓魏攻楚。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封於薛。號靖郭君。今屬魯國也。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食。糧也。韓慶爲西周。續史記。蘇代爲西周。謂薛公。韓慶。西周臣也。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益韓魏之強也。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重。尊也。齊必輕矣。益韓魏。韓魏多也。重而齊輕也。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爲君危之。謂薛公不安也。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陰。私也。無攻秦也。又無藉兵乞食。以少兵少糧也。君臨兩谷而無攻。臨。猶守也。兩谷。函谷。關名也。在弘農城北。今在新安東。無攻秦。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張。彊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爲和。出。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王令召之。故曰歸楚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東國。近齊南境者也。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恩德齊使得歸楚王。必以東國與齊也。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晉三卿。韓氏。魏氏。趙氏。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也。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進攻周。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水所由比流入于洛川也。爲周最謂李

兌曰。李兌。趙將也。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止也。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也。曾一作攻。一曰戰。而劉作而。令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卻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也。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君。謂李兌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疾。秦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里子也。百人爲卒。甚敬。敬樗里疾也。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子。懷王之孫也。怒周敬重秦客。故責讓之也。游騰。續後語游勝。謂楚王曰。游騰。周臣也。昔智伯欲伐仐由。智伯。荀智襄子孫也。仐由。狄國。或作仇首也。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仐由卒亡。無備故也。廣。大車也。仐由貪大鍾之賂。開道以受鍾。智伯隨入兵伐而取之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桓。歸蔡姬。未絕。蔡人嫁之。故伐蔡也。不欲令蔡知。故詐言誅楚也。今秦者。虎狼之國也。秦欲吞滅諸侯。故謂虎狼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也。吞。滅也。使樗里族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仐由戒之。戒。以二國爲戒也。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錢劉無國字。而憂大王。恐不敬其使。一日之中。以滅亡國。而爲大王憂也。楚王乃悅。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圍雍氏。故曰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役。事也。韓召兵及糧於周也。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蘇代。蘇秦兄也。患。憂。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高都。韓邑。今屬上黨。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聽。從也。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公中。韓公侈。爲相國也。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昭應。楚將也。韓氏罷於兵。倉廩空。

無以守城。吾收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困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屈也。）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節。符信也。）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不見也。最。周公子也。）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應爲太后養地。（應。周邑也。太后。秦昭王母也。）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公。周公最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犀武。魏將。）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白起。秦將也。殺犀武於伊闕。藺、離石、祁。本屬西河。祁。本屬太原也。）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是。寔也。攻。巧玄也。白起用兵又有天命之助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養。姓。由基。名。楚善射人也。）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集。劉、錢無也字。劉、錢下有曰字。）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左屈右。善射法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已。（已。錢劉作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曾一作遇。集劉、錢作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滅。沒也。）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楚兵在山南。（在周之山南也。）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吾得楚將也。吾當爲五楚五將孝也。）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得於境。（或猶有人謂周君也。使太子與軍正於境迎吾得也。）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泄猶使楚聞之也。）曰。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必必一無字。名曰謀。（曾集作謀。錢劉作某。）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效致也。）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臨猶伐也。）周君患之。蘇秦謂（曾一作調。）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屬猶至也。）通也。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方城楚塞也。外北也。）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四國韓魏秦齊也。）

司寇布爲周最謂周君曰。（布周臣也。）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臣爲君不取也。函冶氏爲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齊太公田常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爲齊侯。號曰太公。函姓。冶官名也。因以爲氏。知鑄冶。曉鐵理。能相劍。太公不知其劍善。故歸之而責其買劍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雖原千金。猶未盡其本價也。故折其錢。劉下有劍字。）不賣與越人也。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函冶氏屬其子曰。必無以獨知其利。）今君之使最爲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爲君實立果。（果周太子也。）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嫁賣也。）君爲多巧。最爲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爲周君謂魏王。（韓王。史記作韓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南陽魏邑也。）王何不出於河南。（史記作南陽。）周君聞之。將以爲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河南爲辭。不往謝秦也。）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遂進攻周君。故求救於魏也。）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故不救周君反見梁

圃而樂之也。梁魏惠王之都也，省禽圃也。秦母恢謂周君曰：溫圃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爲君取之。秦母恢，周臣也。溫圃，今在河內，是時屬魏，下猶減也。此口梁圃（一作梁。）也。溫圃近周，口能爲君取口溫圃也。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爲王有患也。患，憂也。周君謀主也。周天子也，故曰謀主也。而設以國爲王扞秦。扞，禦也。傳曰：扞禦北狄也。而王無之，扞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南陽，魏邑。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柰何？秦母恢曰：周君形不小利，事秦而好小利，形，勢也。小利，謂溫圃也。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圃也，戍，守也。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而利作私。錢，私愛也。溫圃以爲樂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圃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圃，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每患而贏四十金。溫圃貢於魏王八十金耳。周君得之，則貢百二十金，故曰是贏四十金也。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圃於周君，而許之戍也。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曾下有爲周字。謂楚王曰：周必亡矣。利，便也。樊餘，周臣也，爲周謂楚王。楚王懷王。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爲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屈壁，（錢作辟。）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也。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以止易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爲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也。弊，罷。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

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東行。

宮他謂周君曰。官他。周臣也。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穀不熟曰飢。亡。滅也。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韓侯滅亡鄭。邾錢劉下有臣字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爲齊楚所滅亡。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爲太子也。齎。進也。周最爲周之太子。齊王令司馬悍劉一作稈。以賂續一作地。進周最於周。左尙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立也。欲立誰爲太子也。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進之以地。左尙以此得事。左尙以教司馬悍勸王齎周最地。以此得尊寵之職。

三國攻秦。反。三國。魏。韓。齊也。反。還也。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爲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犀武敗周。使周集曾錢一無下周字劉有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爲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爲秦所善。且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矣。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

衞鞅亡魏入秦。衞鞅衞公子叔痤之子也痤仕魏相惠王痤病惠王視之曰若疾不諱誰可與爲國者痤曰臣庶子鞅可也王不聽又曰王若不能用請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也鞅由是亡奔秦秦孝公封之於商曰商鞅衞公之後孫也或曰公孫鞅也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大也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由辟也詩云仲山甫不辟強禦不侮鰥寡此其一隅也賞不私親近。曲也法及太子。太子卒爲惠王黥劓其傅。太子犯法刑之不敢其尊刻其額以墨實其中曰黥截其鼻曰劓也。期年之後道不拾遺。遺物在道不敢拾也民不妄取。民非其物不敢取也兵革大強。革猶甲也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刻急也寡少也深重也言少恩仁也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一本下有十字八年。疾且不起。欲傳欲傳位商君。傳或作傳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太子也莊政有頃。莊臨也有頃言未久商君告歸。囑惠王誅之欲還歸國也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也莫無是商君反爲王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也。圖謀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商君囚秦秦人之讎商人秦之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而還一曰魏以其謫公子卯而沒其車魏人怨而不憐故（曾下有還而字）惠王車裂之也。

蘇秦始將連橫。秦合關東從連橫之於秦故曰連橫者也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也。利饒北有胡貉代馬之用。

用.用武也.南有巫山黔中之限.皆有塞險要也.故曰之限也.東有肴函之固.肴在澠池西.函關舊在弘農城北門外.今在新安東.固牢堅.難攻易守也.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關中沃野千里.故田美民富.地勢形便.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壞.故曰形便也.此所謂天府.府.聚也.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也.教習可以幷諸侯.吞天下.吞.滅也.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事效驗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文章.旌旗文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也.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厚.猶大也.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煩.勞也.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儼然.矜莊貌.不以千里之道爲遠而來在秦庭.寡人願以他日敬承之也.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神農.炎帝號也.少典之子也.補遂.國名也.續後語輔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子.劉錢作好兵.)蚩尤.九黎民之君子也.堯伐驩兜.舜伐三苗.驩兜.舜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驩兜.三苗.皆國名.禹伐共工.共工.官名也.霸於水火之間.任知訓(一無訓字.)刑之後子孫也.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夏桀爲無道.故成湯伐之.崇侯虎爲紂卿士.紂爲惡.故文王伐之.紂淫虐.故武王伐之.齊桓任戰而伯天下.齊桓公.小白.僖公之子也.用兵戰而尚仁義.帥諸侯朝天子.故曰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無.安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無語字.相結.天下爲一.轂.比相當馳傳.言語相約結.使天下知同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藏.載也.文士並飭.飭.一作飾.諸侯亂惑.飭巧也.或疑也.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理.治也.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稠.多.濁.上下相愁.民無所聊.上下.君臣也.刑罰失中.故相愁.愁(錢劉作愁怨.)則民無所聊賴者也.明言章理.兵甲愈起.愈.益也.辯言偉服.戰攻不息.息.休.繁稱文辭.天下不治.去本事末.多攻文辭.以相加誣.故曰天下不治也.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不能使天下相親也.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死士.勇戰之士也.綴甲厲兵.效勝於戰

場。綴連也。厲利也。利其兵器。致其勝功於戰鬥之場也。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以利國廣地。不可得者也。雖古五帝三王五伯。劉錡無五伯字。集有。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也。勢。力故以戰續之。續猶備其勢也。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攻擊。檛刺。然後可建大功。建。立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故仁義而行。故強於內也。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幷天下。凌萬乘。詘敵國。詘。服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劉錡子愛也。元元。善也。止一元字。非兵不可。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故服諸侯。非兵不可也。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惛。不明也。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固。必也。必不能行霸事。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蘇秦之說不見用也。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弊。壞也。蘇秦仕趙。靖王資貂裘黃金。使說秦王。破關中之橫。使與趙同從。從則相親也。秦王不肯從。故蘇秦用金盡。而貂裘壞。弊也。資用乏絕。去秦而歸。歸洛陽也。羸縢履蹻。負書擔囊。囊。囊也。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歸色。黧。音相近。故作歸耳。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不炊飯也。父母不與言。蘇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簡。汰也。練。濯。濯治（劉錡無濯治二字。集曾有。）陰符中奇異之謀。以爲揣摩。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闕。塞名也。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華。夏。華屋。（錢劉作華屋夏屋。）山名也。言趙王屋清高似山也。抵掌而談。抵。據也。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武安。趙邑。今屬廣平。受相印。革車百乘。革車。兵車。綿繡千純。純束也。白璧百雙。黃金萬溢。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也。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也。散關中之橫。使秦賓服也。故曰抑強

秦也。故蘇秦相於趙。而閒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厚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皆用也。當秦之隆。隆盛。黃金萬溢爲用。經用轉轂連騎。絃煌於道。絃煌猶光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風化也。使趙大重。重尊也。使天下諸侯尊趙王也。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棬揉桑條。假以爲戶樞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歷行也。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伉當。錢劉一作抗。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張施也。設樂置酒。遠迎上郊邑培也。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匐。蛇行匍匐。勾曳地也。四拜自跪而謝。謝前不炊之過也。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不以爲己子也。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信不可輕忽。故曰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秦惠王。孝公子也。寒泉子。秦處士也。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東山。山東。欺詐也。趙固負其衆也。負恃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約。謀約也。一同也。續李善引作俱。上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含。懷也。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武安子。起。秦將白起。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墮。壞也。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張儀。魏人也。仕秦。以爲客卿。秦惠王曰。敬受命。受寒泉子之教。冷向謂秦王曰。冷。姓。向。名也。秦臣也。向欲以齊事王。使故。一作攻宋也。以。猶使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魏都大梁也。宋在其

東若齊攻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獲其安邑安邑在河東近秦秦可兼取故安邑王之有也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割猶分也交齊也齊必重於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爲先知之故不言之聽明爲先自知之故不言道也

張儀說秦王曰秦惠王也續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知可言利國安君而不言故曰不忠而不言故曰不忠陰小陽大連荊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小陽大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爲難難猶敵也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曾作張軍聲數千百萬白刃在前矛戟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一本有也字其百姓不能死也錢劉本無此七字曾集有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民不爲盡節致死傳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此之謂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無攻曾作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死生異也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奮勇也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敵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病困也蓄積索索盡也田疇荒墾不治也囷倉虛四隣諸侯不服威德不能懷也伯

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異怪）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者齊南破荊。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詔令）濟清河濁。（濟水清。河水濁。一作天下齊清濟濁河。）足以爲限也。（言難）長城鉅坊。（錢劉作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勝則存。敗則亡。勝敗若此。故曰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續史記引戰國策作郢。楚都也。洞庭。五湖。江南皆楚邑也。）荊王亡奔。（曾作命。）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言以強於齊燕也。）（錢劉下有秦字。）中以宇。（劉下有陵三晉。（三晉。趙韓魏也。）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可使不爲此韓魏。）而謀臣不爲謀也。引軍而退。與荊人和。（和。平也。）今（一作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華下。華山之下也。）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梁。大梁。魏王所都也。）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錢劉本無國字。）相秦。欲與秦而安魏。故曰欲成兩國之功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潞。羸也。）於內。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趙王都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

不憂民哉。野民曰哉。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劉下有兵字拔武安。趙括封於武安（曾更有武安字。）君將趙四十萬衆距秦。秦將白起坑括四十萬衆於長平下。故曰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上下君臣也。貴賤不相信。貴謂卿。賤謂士。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脩武。趙邑。一本有也字。）合屬河內。羊腸塞名也。降代。上黨。代屬趙。上黨屬韓。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甲。鎧。苦。勞。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反。曾下有反字。爲秦矣。爲猶屬也。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池。也。續作池。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也。蠹。害今魏都縣也。流。灌也。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從者。山東六國。從敗不成也。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業。地。劉作伯王業也。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亡國謂趙也。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乃以。一作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却。退也。天下固量秦之。錢本有字。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李下。邑名。在河內也。大王又并軍而致至。一作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厚。大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一本有之字。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頓。罷也。病。困也。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員曰困方曰倉。虛。不實。（一本下有也字。）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慮。謀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也。苟。誠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

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爲號。到牧野便剋紂。故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劉無不字）憯（傷慜也）智伯帥三國之衆（三國晉。（曾集晉作智。）韓魏也。）以攻趙襄主於晉陽。（襄主。趙襄子也。大夫稱主。晉陽趙氏邑也。）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且將也。）襄主錯龜數策占兆。（策蓍也。兆占龜兆也。）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何國可降）使爲反間。而使張孟談。（張孟談。趙襄子臣也。）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魏。韓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之約也。國猶軍。（一本有攻字。）智伯之軍而破以殺其身。故曰以成襄主之功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無如秦國者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與天下爭。可并而有。）臣昧死望（劉作臣願望。）見大王。言所以舉（一本無舉字。）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伯王之名。（成立也。）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爲謀（曾恐當作主謀。）不忠者。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子不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反。秦也。）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魏用秦兵戰。得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得志。得志於魏。亦不反於秦也。）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高。貴也。子謂甘茂也。）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錢云聞。舊作問。曾劉集亦作問。）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宜陽也。下兵。出兵也。）塞轘轅緱氏之口。（塞。斷。）當屯留之道。（屯留。今上黨縣。）魏絕南陽。（魏與南陽絕也。）楚臨南鄭

鄭今河南新鄭也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二周東周西周也誅周主之罪周主周君也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自知不可復救必出其寶器不敢愛惜也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令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錢本作此不世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續云新序長字作偷後語作倫字幣兵勞衆不足以成名辟遠不足以成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曾錢劉無業字遠矣顧反也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曾錢集本富國作國富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隨從也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白謁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幷力合謀韓也二國周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禁止也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必不傷敗故曰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錯也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續新序作陳叔相蜀陳莊秦臣也蜀既屬秦益强富厚輕諸侯也厚大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害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之請相於秦請使秦用樗里疾爲相也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

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斯言樗里子言也張儀誣樗里疾以自解說也）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彼謂樗里疾也錢劉作楚矣）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走奔也）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蠹害也）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傷亦害也本漢中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累憂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固必也）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爲（一本無爲字）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與王相親也）王今以漢中與楚卽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楚攻魏（楚威王也）張儀謂秦王曰（秦惠王也）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加也勁彊也）魏戰勝復聽於秦（錢劉作魏戰勝德於秦）必入西河之外（西河魏邑之外近秦故必以與秦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取之西河）王因儀言取皮氏（皮氏魏邑）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犀首公孫衍也）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獻致也）

田莘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陳軫夏人仕齊亦仕楚也）臣恐王之如郭君（古文言虢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舟之僑郭大夫也）荀息曰（荀息晉大夫也）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傳曰舟之僑諫而不從以其孥適西山一本有也字）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宮之奇虞大夫也）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敎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亡去適秦）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爲王（惠王孝公子也始僭尊號爲王）以爲王能害王者（一本無者字）之國者楚也楚智（一本作知字）橫門（一本有字）君之善用兵用兵（錢劉只一用兵字）與陳軫之智

橫門君秦將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也來必惡是二人二人橫門君陳軫也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一本作馳走秦楚之間鐵劉作馳楚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察也王謂陳軫曰吾閒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孝已殷王高宗戊丁之子也子胥忠乎鐵劉無乎字集有其君天下欲以爲臣子胥楚王大夫伍奢之子平王殺伍奢子胥奔吳爲闔閭夫差臣口口口謁符也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姊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鐵劉本無乎字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秦惠王也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輸語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卽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言欲何之適也曾作于欲何適請爲子車約約具也對曰臣之願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策順從謀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誚作挑續後語其長者一本更有長者二字言之誚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誚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一本有曰字取長者客曰長者言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言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昭陽姓名也楚懷王之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輸楚王王劉作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

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欲爲臣乎。軫爲忠一卡更添忠字。尙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集與此本同。曾。臣不忠於王。楚何以爲臣乎。軫爲忠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曲沃晉桓叔所封也在今弘農縣東三十五里道北曲沃城是戰國時秦兼有之故爲助楚攻秦取之也其後秦欲伐齊曲沃也齊楚之交善親也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爲寡人慮之柰何也慮計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幷幣臣請試之約具也幣貨試猶嘗視也張儀南見楚王楚懷王也曰弊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說悅也大王楚王也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有唯獨也願爲臣無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齊威王也唯儀之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也厚重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懽猶合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令善也不得善事於楚王也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苟誠也關楚北方城之塞也絕齊懽合之交也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獻貢也商於秦邑若此齊必弱齊無援必弱也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齊絕爲施恩德於秦私得秦地以爲己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宣編也曰不穀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畢盡陳軫後見獨不賀軫仕楚爲楚懷王臣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

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妄猶空也。）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曾鍐劉夫秦有。）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張儀必欺王也。）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兩國秦與齊也。）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弭止。）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來猶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秦。（反還。）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陰私。）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楚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詈罵。）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曾鍐劉作從。）一作袤。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初使弭口。今可以言未也。）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名大也。都邑。與秦具伐齊也。）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言失邑於秦。而大得報償於齊也。故曰是我亡於秦也。）楚國不尚全事也。（不尚。尚也。全空。事一云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固（曾固作國。）必大傷。（傷病也。）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韓土見齊秦合爲一。故復合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僅猶裁得不滅大者。坐不從陳軫之計故也。）過聽於張儀。（過誤也。聽於張儀之欺六百里地。）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軫先仕於秦。故言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舊。）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親猶知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也。（棄去。）今齊楚

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便：利）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寡人：計也。）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遊：仕也。）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思吳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吟：歌吟也。）今軫將爲王吳吟。王不聞夫管（曾：管作卞。）與之說乎。（管：姓也。說：言也。）有兩虎諍一（作爭。）人而鬥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也。（戾：貪）人者甘餌也。今兩虎諍人而鬥。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兼：得）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也。（刺：殺）齊楚今戰。戰必敗。敗（錢：劉一無下敗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害：危）也。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要）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寡：少）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悖：誤也。一本無也字。）聽無失本末者難惑。（惑：亂）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公孫衍：魏人也。仕於秦。當六國時。號曰犀首。）窮：困也。李讎謂公孫衍曰。（李讎：秦人也。）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舉也。）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讎：仇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公：謂公孫衍用此三人。則諸侯知張儀無權寵於秦。（一下有也字。）

義渠君之魏。（義渠：西戎之國名也。）之：至也。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過：見也。謁：告也。情：實也。言義渠君道里長遠。不能復得相見也。請告事之情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無：征伐之事於秦）也。則秦且燒薄獲君之國。（燒：燔滅壞滅：壞君國也。）（一本作數止一滅壞字。）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將致重幣求援助於義渠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

聞猶受也。令敎也。居無幾何。五國伐秦。五國齊宋韓魏趙也。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謂猶言也。李帛秦邑。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盧人也。字越人。武王惠王子也。示語也。扁鵲請除。除治也。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劉本石下有曰字。以砭彈人臃腫也。（臃曾作癰。）

君與知之者之字。一本無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三川。義陽川周室。洛邑王城也。今河南縣也。而寡人死不朽乎。乎一作矣。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輔副介也。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聽從。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幷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上庸楚邑。今漢中東縣也。天下不以爲多張儀。錢劉本作以多張子。不而賢先王。先王謂惠王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中山狄都。今盧奴中山也。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語言也。拔（一本拔上有言字。）中山之功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甘茂本齊人。故曰羈旅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費邑名也。名字姓族。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

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故也。）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尙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一本無已字。）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踰牆逃走也。）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疑猶惑也。）則慈母不能信也。（信猶保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音翅。）臣恐王爲（一本爲上有之字。）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聽受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續新序作議。）爭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役事也。）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弊極也。）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與楚漢中以喜之也。）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秦秦何矣。（韓失楚援。孤無如秦何。）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宜陽韓邑也。）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卒士也。士不上攻也。）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餌猶喜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挫猶毀也。）內。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公中韓侈也。）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墓葬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益助也。）明日鼓之。宜陽拔。（拔得也。）宜陽未得。（得一本作拔。）韓邑。（韓武子所都也。）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息休也。）甘茂。（秦將也。）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

孫衍。惡甘茂。譖毀之於內。故曰內攻疾衍（一本下有也字。）而外與韓侈爲怨。韓侈。韓相。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戰攻曰多也。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無事樗里疾公孫衍無以復攻毀甘茂之事也。秦死傷衆。盡怨樗里疾公孫衍之造謀伐宜陽。怨深之重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秦武王也。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言楚不能爲韓氏先與秦戰也。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恐楚作變伐其後也。難。韓楚必相御也。御。猶相嗾。望也。（嗾。錢劉作瞰。）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楚雖與韓合。不有餘怨於秦。無怨亦可復合也。故曰以是知其相御。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健者。強也。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爲之柰何。甘茂對曰。王勿思也。思。憂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聽。從也。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制。御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且。將也。出關。遇蘇子。遇。見也。蘇子。蘇代也。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去。猶遣也。遣無燭者。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爲秦所棄逐也。甘茂言我不肖。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重。尊也。言將使齊尊重公。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恆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續後語。槐谷注。槐里之谷。今京

兆始平之地。言周秦之地。悉知也。或作鬼谷大非。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約。結也。以齊之強合韓魏。還以圖秦。能傾之故曰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贊。重。贊作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錢一作印迎之。相。齊甘茂辭不往。蘇秦作代。僞謂王曰。一作僞。齊潛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劉作以相印迎之齊。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也。德。恩也。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處。居也。續後語而厚處之。劉無道而二字。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於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子。公孫衍也。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吏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犀首。公孫衍也。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也。告。語其寵也。故言犀首告臣欲王逐之也。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衍得相而分（一本無而字）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爲楚和於秦。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秦相之也。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怵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悅而合於楚。楚魏爲一國。恐傷矣。傷。害也。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悅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陘山之事。陘山。蓋趙井陘之蓋也。事。役也。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陽武。齊邑也。和合也。而以順子爲質。順子。齊公子。質保也。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解。趙使不與秦俱伐齊。敢告下吏。下吏。秦吏。秦王使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一作弗。錢劉一作不以爲義。檀若下注作弗。則上當作弗義。）以告弊邑。（大國趙也。弗義不以爲義也。弊邑秦自謂也。）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錢劉又作有。續古人有多作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陽武地也。）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蘇代。蘇秦弟。穰侯。秦相也。）曰。臣聞往來之者言。（錢劉一作往來之言者。）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深。重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史記有趙趙二字。曾劉無。）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錢劉弩下有射字。）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齊秦爲晉楚所帥。故謂之愚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哉劉作矣。秦將取之。故曰無上黨哉也。）夫取三晉之腸胃。（腸胃。喻腹心也。）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曾集之上有爲字。）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宣太后（惠王之后。昭襄王母。故曰太后也。）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殉。殺人以葬。庸芮。秦臣也。續古人有多作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陽武地也。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穰侯。秦相也。曰。臣聞往來之者言。錢劉一作往來之言者。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深。重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史記有趙趙二字。曾劉無。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錢劉弩下有射字。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齊秦爲晉楚所帥。故謂之愚也。

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怒太后救趙不
贍何暇乃劉作及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乃曾錢止不以魏醜夫爲殉者也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

薛公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幷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强秦王畏晉之强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操晉以爲重也一本口君字口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

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僭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爲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無一作毋他慮也。

曾鈔本魏有文字。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一無已上十六字。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儀一本無字。之言爲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爲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儀一本無字。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徙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云。續到恐作封字。

謂穰侯曰。爲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與一作焉。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汗魚之口。權縣宋衞。宋衞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成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

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睪。秦王欲爲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謂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爲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爲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語曰。人主（後語作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尊不足以當榷。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凋榮（凋榮曾鐫劉一作凋弊）也。（史記劃榮憂語害榮）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闓（史記闓作概）於王心耶。已（錢作亡一作以）。已（一作抑曾作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一無說字）

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爲太師。曾作已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尙。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卽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宇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錢聖下有爲字而死。三王之仁錢仁下有爲字而死。五伯之賢錢賢下有爲字而死。烏獲之力錢力下有爲字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溧水陵水。史記作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廬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

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一本無身字）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壓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大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屬（屬後語作授）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劉有馳字）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一本無馳字）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續李善引有關字）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劉以作）欲少出師（曾鏡一作臣計王之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錢可親作）越人之國而攻可乎蹉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者一作也）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

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楚附楚彊則趙附齊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劉下更有一韓字）不聽爲之柰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睪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生曰善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一無內字）有田單（後語作文）不聞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曾下有高陵進退不請六字）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一作利）則歸於陶國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曾下有華陽二字）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

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一無走字）涇陽（曾下有華陽二字）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恆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曾錄劉一無疾字）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也其威內扶其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我（劉本無我字）王果處三分之一也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一作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

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錢劉本無而字）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朴。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十金。隨公。唐雎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一無以字）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錢劉下有邵字）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一本下有王字。劉本無邢王二字。）於

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一幾何劉改不一作無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爲武安功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一本下有汝南二字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卽與無子時同也臣竊憂焉臣亦嘗爲子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卽爲劉一無卽爲二字梁餘子同也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有一本下有何字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秦爲一本卽爲字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尙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汝南虜也錢一無虜字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其夕某儒曾云恐作孺劉作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

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劉無鬲字）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一本下有欲字）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何君（劉一作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母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

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曾本作顧）一毀譽必有伯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劉一本作聲雖無咸無悔）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錢本忠下有而字）不能存殷子胥知（錢本有而字）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曾本有惑字）國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曾本有而字）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一本有聖字）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一本有與字）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曾本令主作）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章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啓曾作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

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幷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慴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幷陳秦。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辟（一作錢劉仞曾作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棓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覩博者乎。或欲分（一本無分字）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

君居字一本有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
齊韓謀攻楚恐秦之
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
去舍也舍楚而攻秦藍田秦邑
難得哉藍田今長安東南況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
得之矣故曰豈
必勸勸應和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爲知之必不救也知楚與三國謀故必不肯
救之（一本無肯之二字）三國疾攻楚楚必
走秦以有告急急求救也秦慮不敢出不敢出兵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離絕也使秦疑而不救也三國
走去也告
楚專勢攻楚故兵得出必有功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果竟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
不敢出兵大臣作勝有功三國伐楚大勝有功也薛公入魏而出齊女婦人大
謂曰出韓泰謂秦王曰何不取爲妻以齊秦
韓泰自謂
女以爲妻而與齊并勢攻魏則上黨秦之有也攻魏則并得上黨也齊秦合而立負薦負薦立其母在秦則
秦王昭王也勸使取魏所出齊
魏秦之縣也貧鞏卽魏公子其母卽魏所出齊女也欲令秦王取之故曰其母在秦故云魏秦之縣也已哏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哏魏之臣也劫
薛公在魏故
脅困苦欲之也佐欲定其弟臣請爲王因哏與佐也佐貧鞏兄也故欲定其弟臣韓泰自謂復之
復之
哏欲困薛故言請爲王因哏與佐也魏懼而復之齊女負

爨必以魏歿世事秦。世。身。齊女入魏而怨薛公。入。還也。齊女還。怨薛公出己也。終以齊奉事王矣。王。秦王也。韓春設此言。言女以秦奉事王矣。秦王不齊韓春計。故慊其事無効。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猶盛也。割。分。講。成也。（一地以畀三國與之成。）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曾云。大利不入三國。大費。失土。大利不亡國。故曰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惜。河東地也。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且。將也。特。獨也。三城。河東三縣也。此講之悔也。悔。恨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也。今長安都渭橋西北咸陽城是也。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必。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始。初也。言韓魏初時強耶。今時強也。對曰。弗如也。言不如始時強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如耳。韓臣。魏齊。魏臣也。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甚。誠也。中期推琴。續史記。中旗憑琴。注引戰國策。作推琴。後語中旗伏琴。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琴。韓子。對曰。三之料天下過矣。中期。秦臣也。料。數也。過。謬也。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六。卿分晉。智。荀氏也。趙氏。乘周之衰。僭號。皆曰諸侯。謂六晉。范中行氏。於晉最薄。而苛。也。曾。劉皆作六晉者。元咎滅趙氏。魏氏。滅破范中行。范中行氏。晉大夫。故智伯瑤先破滅也。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智伯殺范中行氏。志意驕盈。求地於諸侯。趙襄子不與地。故帥韓魏二君伐趙氏。圍晉陽。晉陽趙襄子邑。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沈。沒也。廣二尺曰板。

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三人共載。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滅亡。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安邑。魏桓子邑。平陽。韓康子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蹈其踵。肘足接於車上。曾劉本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蹈其踵。踵肘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韓魏兆其肘踵之謀。破智伯於車上。智氏貪暴滅亡。三家卒共分之。故曰智氏分也。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智伯身死。爲襄子所殺也。身死國爲三家所分。天下共笑也。今秦之强。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賢於子趙襄也。見圍於晉陽。猶勝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勿無易。輕也。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許賂秦以上洛。絕秦便不助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南陽。陘山所在也。秦責賂於魏。魏不與。賂上洛也。不與上洛也。不營作營。或營。或曾。營。或曾。營。或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也。遇。合也。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謂失上洛。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之。至也。資。財幣也。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危。亡。秦王曰。善。昭王也。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魏。惠王。效。致也。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遇。合。境。秦界也。楚怒秦合。周最爲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遇之合也。是以鯉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秦使周最解說楚王與魏遇之意。故不罪景鯉而弟德周與秦也。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使景一本無使景二字。留。曾。劉。一作留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不與。不如景鯉留。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求也。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不與。不如景鯉留。

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言留臣則秦（一本下有與楚二字）絕秦無楚援則爲孤國故齊魏不復尊重秦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出遣景也景鯉還楚也）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秦王始皇趙正也即位二十六年乃稱帝故曰秦王）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一本有更有有字下）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銚芸苗器也音括耨音古田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秦王名正也以母嬰通於嫪毐閉之於雍門宮故頓弱曰不能推威於六國而掩威於母也）臣繩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兼并）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資給）而遊（遊聽）之韓魏行（行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入納）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圖取從於秦）秦王曰寡人之國貧（給）恐不能給也（供）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私愛）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李牧趙將）齊王入朝（朝於秦）也四國必從（四國燕趙韓魏）頓子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續此段首有闕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物至而反冬夏是也（秦王名正莊王楚之子冬至生夏至殺故曰反也）致至而危累碁是也（至極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未嘗有地也）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文王莊王祖莊王始皇父故曰三世今之王古之帝故咸言先帝）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始皇燕入朝秦也）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大梁魏惠王所都也今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舉猶得也拔取也燕南燕酸棗今屬陳留桃人邑名處則未聞虛空也）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云翔猶翔翔猶解於一本作散字）王申息衆二年然後復之（申洛也休衆二年而後復用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不與秦校戰故曰王之功亦多矣王申息衆二年然後復之（申洛也休衆二年而後復用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當戰國時魏邑也）兵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皆魏邑也）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天下五合六國有畏難秦王之威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減）而肥仁義之誡（誡字一本作誠字）使無復後患（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義之道則天下皆仰之復何後患一本何字下有後字）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言不足小畜之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材一本無材字）兵甲之強（貢恃也）壹毀魏氏之威（毀敗也）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服也主謂諸侯）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詩大雅首章）

釁無也。（一本也字下有鮮少也三字。）言人初始無不爲誠信。少能有終也。言秦强威。可以克定天下。恐不能終持之。若狐濡其尾。故難在後也。故曰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一本無也字。謀。卒殺於鑿臺之上。葬之於榆次。謂（一本無謂字。）設利於前。而禍隨其後也。（一本無也字。）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一本無也字。吳王夫差自見服越王爲前。而心復廣其本無也字。）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貪齊之寶而伐之。又欲取伯名於晉而越奪殺之於干隧。亦貪利前而凶在後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一作沒字。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下有人字。）也。但見目前之利。設（劉本作沒字。）貪（一本作貪齊之寶而伐之。又欲取伯名於晉而越奪殺之於干隧。亦貪利前而凶在後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一作沒字。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下有人字。）也。但見目前之利。而問伐不見後患。故曰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還自黃也。爲越所殺。（殺字一本作禽字。）也。從。合也。信越人之卑服舍之。北師伐齊。曰干隧也。既勝齊人於艾陵。艾陵邑也。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流尾。（流尾一本作浦匡字。）也。即干隨也。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日。謂明日。當勝也。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晉陽下台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爲台。而止其上。故曰鑿臺也。今王妬一作妬字。）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强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逸詩。從此觀之。楚國援也。助。援。鄰國敵也。讎。敵。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詩巧言之四章。他人有毀害之心。己忖度之。躍躍跳走也。毚。狡也。喻狡兔騰跳。躍。（一本無躍字。）以爲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女罪也。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而越不可信。而吳信之。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累。猶重也。矣。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折。斷。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聊。賴。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

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反還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一本攻字下有隨字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隨陽右壤皆楚邑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不與得地無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應一本無應字悉起應王四國趙韓魏齊也秦楚之構而不離構連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鉅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宋邑也宋戰國時屬楚故言故宋必盡也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廣平曰原野也膏潤腴美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劉本無於字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强足以校於秦矣校猶亢也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也以泗水爲南界負背也倚猶依也患難也天下之國莫强於齊齊魏得地深利而詳事下吏事治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劉本餘字下有矣字言齊魏未能爲帝也然强大足以禁秦使不得稱爲帝有餘力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强衆多也强盛也一舉事而注地於楚事戰也注屬詘合韓魏歸帝重於齊詘反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臨以劉本作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施字曾作襟劉本襟字作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侯爲秦察諸侯動喻也若是王以十成鄭梁氏寒心梁氏魏也寒心懼也許隔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不往來於魏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侯動靜也魏爲秦察諸侯動靜也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壤地是王之地一任兩海一注東海要絕天下也要取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急也不待急攻而服從也或爲六國說秦王王王正也已爲始皇帝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强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强則桀紂之

後將存。言王者以仁義爲安。強雖士廣人衆而無仁義。猶將危亡。故樂毅不能自存也。昔者趙氏亦嘗曾作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獻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衡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闚東門。剛平。衡地。趙築之以爲邑。故衡無東野。故衡人芻牧不敢出於東門。當是時。衡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遇。會。乘夏車。稱夏王。朝爲天子。天下皆從。皆從。其化。齊太公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太公。田和也。始伐（伐。一本作代字。）呂氏齊侯。諡爲太公。齊威王之祖父也。兩分。魏之壤地。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侯臣。陳侯。齊侯也。陳氏篡。呂氏絕。故曰陳侯也。天下乃釋梁。鄄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威王。懷王父也。鄄。楚都也。怒齊人之臣伏魏王。故帥百姓以與申縛遇而敗之也。申縛。齊將也。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鄴趙聽罪於楚。怒齊之臣魏王。故出兵至枝桑。格道。將伐也。格道。不通平。際際。一本無字。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捐委南聽罪。釋。舍。於是夫積薄而爲厚。聚少而爲多。以同言鄄威王於側紂之間。紂。當爲觸。聲之誤也。臣豈以鄄威王爲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鄄爲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戰國策卷第七

秦五

謂秦王曰。秦始皇也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驕慢。伯主約而不忿。忿怨也。伯主約國勢謙故不有所忿怨。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王者德大不驕逸。故能服鄰國。曾一作得。一作失。魏一本作服世從鄰。）服謙也。今王廣德劉一作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恤。顧。驕忿非伯主之業也。業。事。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先王。聖王也。敬始慎終故曰唯始與終也。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爲三家笑。智伯智襄子也。殘滅也。范。范吉射昭子也。中行。中行寅文子也。二子之後。以苛爲察。以尅下爲功。於晉六卿中。薄德前哀。智伯滅而兼之。志意驕盛。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故率韓。圍晉陽。以伐趙氏。趙氏與韓。魏通謀。韓。魏爲反間。令趙氏口得殺智伯。故曰三家笑也。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與句踐。句踐。劉作勾。一作隊。吳王夫差伐越。勝之。勾踐奔走。棲於會稽山之上。遂北伐齊。勝長求平。勾踐起兵伐其國。遂救之。越人殺之。子隨干隨邑名。禽於干隧。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梁。梁君。梁惠王也。又楚。齊。勝之。制御趙。韓之兵。驅使十二諸侯。魯。衛。曹。宋。鄭。陳。許之君。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後。東伐齊。敗於馬陵。太子見殺。故布冠而拘執於秦也。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終。終難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及三川郡。故曰破宜陽。殘三川也。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言。議。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雍。有也。兩

周東西周也杆宜陽界而東之故曰徙兩周之疆也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世主謂諸侯也諸侯懾怖畏秦不敢交會陽侯諸侯（一下有之字）塞隘處也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尾後也言王爲策討之始得之矣如能終卒沒則王伯之道立也故曰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有滅亡之患也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吳吳王夫差智智伯也事滅亡之事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逸詩言之百里者已行九十里適爲行百里之半耳譬若強弩至牙上甫爲上弩之半耳終之尤難故曰末路之難也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心之心也非楚受兵必秦也秦不伐楚則伐楚之驕修故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援助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敵強弱等也未無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權援助之勢也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鑠消鑠也言其弱韓弱而楚失援故孤而受兵楚先得齊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魏爲秦與國魏弱故秦失援而孤受諸侯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兩國秦楚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中期秦辨士也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有人爲中期說言遭遇明君不罪勝已臣故不見誅也若其遇桀紂則必（一下有誅字）殺也秦王因不罪皆公孫消也秦王恥襲桀紂之闕故不罪

獻則謂公孫消曰公孫消也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公謂公孫消也尊重也數行戰伐有功勞也所以不爲相者太后不善公也不爲秦相者不爲殺逢蒙紂太后楚女孝文皇后莊襄王母也號華陽夫人者也辛戎楚人自楚王在東周東周不爲秦太后不善者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

洛陽成周也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辛戎爲周相也楚必便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公相必矣公公孫消也言必見用爲秦相也

樓許繽許魯子七臣七主篇云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注許許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他字書無之約秦魏魏太子爲質秦也質於秦也紛彊欲敗之紛彊魏臣也敗害也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周旋於利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也負秦之日太子爲冀矣太后坐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疑不欲令太子質秦令之留於酸棗止留止樓子患之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告昭衍魏太子止酸棗意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魏都也故將伐魏王曰爲期期曾作其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彊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恐害東周也秦來伐必徑東周故也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異人秦莊襄王之孫孝文之子昭王時質於趙時不韋賈邯鄲而見也歸而謂父曾本有母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贏利也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數多不可也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饒餘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世後世也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窮城窮城趙邑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傒子秦太子也異人之異母兄弟中猶內也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謂秦託子於趙危吉凶不可知也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事治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子異人也言必使秦來請子於趙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秦皇后孝文皇帝華陽夫人也時昭王時或言后耳不韋云君有不遠圖之罪知不君之門下無不居

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子傒。）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言昭王年老也。）一日山陵崩。（一旦也。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太子用事。（用事。卽位治國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君。謂陽泉君也。累卵。至危也。朝生。太菫也。朝榮夕落。眞爲短命不壽也。）命將不至終日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四維。持之命也。患憂。）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輔。猶助也。）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人名。）弃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頷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王后。華陽夫人耳。）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欲爲子。）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抱。持。）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德。恩。）是自爲德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抱。持。）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德。恩。）是自爲德講。（講。誠。曾本作誠。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晏。晚也。日暮而駕歸。大陰也。謂死亡也。）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結。固。）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楚服。盛服。）王后悅其狀。（狀。貌。）高其知。（高。大。）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夫人。楚女也。故曰吾楚人。而自子之。以異人爲己子。）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經。）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習。曉。）王罷之。乃留止。（止。曾作請。）間曰。（間。須臾也。）陛下嘗輒車於趙矣。（陛下。謂孝文王也。昔嘗質趙。輒車。止仕趙敢國。）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面。向。）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勞問也。）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官祿。）王

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太子、燕僖王之子子丹也）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曾作往燕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快、樂）少庶子甘羅（少庶子、官名。甘羅、文相家臣也）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張卿、即唐。甘羅曰。臣行之。（一本臣下有請字）文信君叱去曰。（曾作曰去劉作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橐、史記作大項橐。司馬貞音託。尊其道德故曰大）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奚、何。叱、呵）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武安君、秦將白起）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言衆多不可數知也）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專、權重也）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難、應侯二萬衆還歸於鄢陽。（曾作二萬衆解於鄢陽）賜死於杜郵也）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言白起死於杜郵。但未知卿死何處。（一作所）唐曰。請因孺子而行。（請、聽也。言行（行、一作因）之燕也）令庫具車（具、備也）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報、白也。往爲張唐先說趙王也）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閒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

欺者無異故。（異。怪。）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續史記。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後語。三十餘城。令秦有其十二。）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守相。假也。）秦下甲而攻趙。（甲。兵。）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一作臣。）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一（一。）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之。一作地。）秦受地而郤（郤。一作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亡。失。）諸侯必懼。懼而相捄。則從事可成。（山東六國相親從。（一）上有則字。）事可成。臣請大王約從。（約。結。）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言輕之也。（一）言上有不足二字。）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一本作秦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爲兵首。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遇。敵也。）秦。趙王不能將。（趙不（一本趙下有王字。）能用司馬（一作司空馬。）爲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自請而去。）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尊客。）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

令曰。以上客料之。（料。數。）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武安君李牧也。趙若用之爲將。可期而亡。）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邪。）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必譏殺武安也。）韓倉果惡之王。使人代君爲將。（人代武安君爲將也。）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譏。）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觴。酒。）酒爵也。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劉一作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繚病鈞身大臂短。不能及地。（繚。李牧名。）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按。）續上。若不信。繚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捐（捐。曾作橛。）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言不敢明將軍。）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縮。取。）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遇司空馬門。（劉一作過司馬門。）趣甚疾。出謁門也。右渠劍將自誅。（誅。一作殺。）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亡。滅也。上所謂不過半年。）秦將王翦破趙爲都也。平原令見諸公。必爲言之曰。嗟嗞（劉一無嗞。）乎司空馬。又以爲司空馬逐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四國。燕。趙。吳。楚也。史記無此篇。後引史記注。別見。）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屈。）而百姓靡於外。（靡。）盡爲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對曰。（姚。劉曾本作桃。）臣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絕。斷。安。止。）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舞。劉本作帶。）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劉一作封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韓非。韓公子也。著刑名之書十餘

萬言。是時在秦。故知之也。（知一作短。）趙死於譖。姚賈也。續云。史記注引戰國策曰。姚賈韓非短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嘗盜竊於大梁。爲趙臣而見逐者。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言世世監門卒子耳。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劉作有之。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心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殺關龍逢。紂聞讒而殺其忠臣。剖比干之心。至身死國亡。亡失天下。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非韓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太公呂尚望。爲老婦之逐。朝歌之屠。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蟲。不售。故曰廢屠。子良之逐臣。子良不用。而斥逐也。棘津之雠不庸。釣魚於棘津。魚不食餌。賣庸作又不能自售也。文王用之而王。王有天下也。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一無爲市賣人字。也。儈。求其小利於其鄙人。鄙人邑名。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弊隱也。幽潛不見升用。貧賤於南陽。故曰南陽之弊幽。於公子糾不死其難。爲魯於束縛而歸齊。故曰魯之免囚也。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百里奚虞臣。賣君不用。傳之門自鬻於秦。號五羊大夫。於穆公伯西方。戎來朝也。傳曰。五羖此之謂也。秦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傳曰。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此云中山之盜。則未聞也。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恥。天下。曾作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立成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卞隨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以天下讓之。二人曰。爾爲不義。欲以慢我也。自沉於清冷之淵。申屠不忍見紂之無道。抱石自沉於泥水。故曰人主豈得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

已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明主爲明君。賞有功。不賞有高名虛空。無功用於國者。不敢望賞於君者也。）秦王曰。然。乃可。（劉無可字。）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賞功不賞名者也。一一無者也二字。）

戰國策卷第八

齊一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威王楚元王之子懷王之父也。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嬰子田嬰也。號爲靖郭君而封於薛也。嬰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田盼子也。盼子有功於國。一國下有而字。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史記作申紀。張丑齊臣也。嬰子不善盼子。故不用之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與弗與。一本作百姓弗爲用。故王勝之也。言大臣與百姓不爲申縛致力盡用也。今嬰子逐。逐子曾本今王逐嬰子矣。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遇敵也。便利也。楚王因弗逐。弗逐田嬰。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也。輟止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公孫閈齊之公孫田氏也。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公謂田嬰也。使楚王欲封公甚於齊之欲封公也。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委付也。子公孫閈也。公孫閈爲劉爲字無。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削地而封田嬰。削分。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弱小也。齊分薛以封田嬰。則所以使齊小。故曰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不復止齊封田嬰。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諫止之也。靖郭君謂謁者无爲客通。無通欲諫者也。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已止也。益猶過也。過言請烹烹煮謂死。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反還。君曰。客有於此。無於此止走也。客

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續淮南子戲作熙。君曰亡。更言之。亡。無。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止。禁。鉤不能牽。牽。引。續韓非子。繳不能絆。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得意者。飽滿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別本無陰字。奚以薛爲。夫齊何。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隆。高也。到。至也。高薛至於天。猶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止。輟。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齊王。威王也。宣王之父。計。簿書也。聽治也。而數覽。覽。視。王曰。說五而厭之。一本作王曰說五日。今一官。吾厭之。今與作令。靖郭君。與靖郭君使聽治也。靖郭君善齊貌辨。續。昆辯古今人表作昆辯。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覽作劇貌辯。元和姓纂。貌辯。貌辯。貌辯

不忍也。若聽辨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患謂不見善出走薛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昭陽楚將）辨又曰。必聽之。（聽與楚易地也）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先君王也）雖惡於後王。（言爲後王（劉無此四字）言爲後王小惡）吾獨謂先王何乎。（謂猶奈何也）且先王之廟在薛。（起威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二不聽也）宣王大息。動於顏色。（動猶發也）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少小也殊不知也）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肯猶可也能爲寡人致靖郭君身來不乎也）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從薛至齊也）必能使靖郭君來（一日）衣威王之衣冠。（舞作舞劉帶）其劍。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爲相也）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相印也）七日。謝病強辭。（以病謝相位強）猶固。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沮止）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外猶賤生謂觸難而行見宣王也樂解人之患趣救人之難令宣王相靖郭君也）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邯鄲趙都難爲魏所攻故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田侯齊侯也田成子殺簡公呂氏絕祀田氏有之故曰田侯宣王也）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鄒子齊忌段子綸曰弗救則我不利。（段干姓綸名也齊臣且將）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兼并也）其於齊何利一無利字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軍屯也郊境也）段子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之弊。（襄陵魏邑也河東縣）弊罷也）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桂陵魏邑名）南梁之難。（梁韓邑也今南河梁也大梁魏都在北故曰南梁也難魏攻之也）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

早。遽也。晚。徐也。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折。分也。猶。從也。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田臣。思。齊臣。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我因陰結韓之親。陰。私。而晚承魏之弊。承。受。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自恃有齊國之助。故五與魏戰而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馬陵。齊邑。愬。告。齊殺魏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劉無田故曰。魏破韓弱也。申。韓魏之君。因田嬰。田侯。齊嬰二字。北面而朝田侯。宣王也。

成侯鄒忌為齊相。成。邑。侯。爵也。鄒忌封也。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用君之謀而得勝也。君可以有功。有勝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誅。戮。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為二十兩一金。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聲。勢。威。震。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一無亦字。驗。驗其辭於王前。信。田忌遂走。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孫子。孫臏也。齊將也。大事。兵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入。還。使彼罷弊於先。先。曾作老。弱守於主。彼。謂魏也。主者循軼之途也。錞擊摩車而相過。軼。途轍之道也。錞。轂閧也。摩。猶比也。使彼罷弊先。先。曾作老。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踵。天大也。唐。防也。高宛。縣至也。

名也。今屬樂安也。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輕便銳利衝突。雍門齊西門名也。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成侯鄒忌也。田忌所不說。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聽從。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權勢也。復還也。杜赫曰。臣請爲有一爲下君字。留有之字。楚君。謂鄒忌。留之楚。爲鄒忌留田忌於楚。不使得來也。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返還。鄒忌以齊厚事楚。厚重也。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德恩。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田忌後日若得還齊。亦必以重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從杜赫之言也。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悅。衆多也。嫌其作威福。故不悅也。書曰。無有作威作福。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悅不作悅也。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一以作亦。幾何人有矣字。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壅幣塞斯幣斷仕者而不進也。

鄒忌脩八尺有餘。脩長。身體昳麗。昳音逸。朝服衣冠窺鏡。自窺視於鏡也。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美好也。續十二國史作徐君平。其妻曰。君吾甚。徐公何能及公。一無公字。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一無忌字。不自信。而復一無復字。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一無客字。吾與徐公若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一無以上三字。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一無又字。弗如遠甚。遠猶多也。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愛。妾之美我者。畏我也。畏而愛之。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求索。於是一無於是二字

入朝。見威（一無劉作臣知不如。）王曰。臣誠知不如。情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下人蔽王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一無能字。）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刺舉也。舉寡人之過失者。）與重賞也。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一無諫字。）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改循（循曾作脩。）端嚴無可復諫者也。）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言與敵國戰勝之於朝廷之內也。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眞。此之謂也。故能使四國盡來朝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自秦往齊。路出韓魏。故假之也。）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應。擊。）與秦交和而舍。（交俱。）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徽。熾也。傳曰。楊徽者。公徒也。通白曰。章幅。（一作幟。））變易之。使與秦旗章同。欲以襲秦。（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候軍者。以章子爲然。））威王不應。（應。答。）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如也。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發。）遣。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明。）昜爲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秦惠王之子武王也。）而謝。謝攻齊之罪。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馬棧。牀也。）吾有之。（吾下一有之字。）使者（一無者字。）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劉作葬。）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死父欲使之說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威王以此知章子之情。故曰豈欺生君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魯親楚也。）齊王患之。（患魯。）張丐曰。臣請令魯中立。（魯中立。言能使魯不親楚而經齊也。）乃爲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吊。曰。君之謀過矣。（過。失。）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與。猶助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令（一作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全衆爲中立。無以爲助也。觀二國交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治一。君以全衆助負敗者擊之。）其見恩德亦甚（其。曾作甚。）大也。魯君以爲然。身退師。（退師不復親楚也。）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去著（續去著二字。古本作走齊。）而宜王也。（一本作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更。）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强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强秦也。不憂强秦而遞相罷弊。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憂（患。憂。）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割。分也。自相割割。以附益强秦。不自出力用力也。）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爲秦自相烹置。秦則不出薪燃火也。）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五帝。黃帝。顓頊。（一本無顓頊字。）高辛。帝嚳。堯。帝舜。（一無帝字。）舜也。三王。夏殷周也。五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者。（一無者字。）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反之。反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秦欲肆虎狼之心。以吞諸侯。故曰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也。）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燋。言悲泣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

攻齊。舉齊屬之海。舉：得。屬：至。南面而孤楚韓梁。面向南。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出：猶生也。願王熟慮之。慮：度。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言兄弟相親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銳：精銳。戍：守也。此萬世之計也。齊弗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構：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從：陳軫策也。

蘇秦爲趙合從。合山東六國之親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清河：今甘陵漢改也。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牢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五家：五國。疾如錐矢。錐矢：小也。喻勁疾也。戰如雷電。雷電：喻威大也。解如風雨。風雨：喻散速疾。解：卽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齊都。臣竊度之。度：計。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蹹：逢道擊相。作戮擊。人肩摩。摩：相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振也。言人衆多。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高：大也。揚：發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當：敵。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當：劉作攻。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機：要。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闉。至闉：一作過衞。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亢父：今任城縣也。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車：兩輪爲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狐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

疑虛猲。猲喘息貌。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敎詔之。主君。謂蘇秦也。詔。告。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橫。張儀。魏氏之餘子。仕爲秦相也。連關東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說齊王也。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齊宣王也。強大。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殷。盛。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顧。念。從人說大王者。從人。合關東六國爲從。謂蘇秦也。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覽。受。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河漳。水。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僅。纔。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河外。河南。趙入朝逋池。趙入秦。朝於黽池也。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搏作博。曾。關。臨淄、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託。附。未嘗聞社稷之長利。長。久。今大客幸而敎之。大客。謂張儀也。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里。字。於秦也。

戰國策卷第九

齊二

韓齊爲與國。（相與爲黨與也。有患難相救助也。）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宣王也。）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田臣思。齊臣也。）不如聽之。（聽伐韓也。）子噲與子之國。（子噲。燕王子。昭王之父也。子之其相也。蘇代爲子之說之於子噲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堯有讓天下之名。子噲慕之。故與子之國也。）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大下下（劉無下字。）以燕賜我也。（我。臣思自謂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舉。拔也。孟子曰。子噲無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無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已。畢也。齊王使赴（劉無赴字。）責子秦武王。（正用張儀之罪。一云一罪下有也字。）又使至。（一無又使至字。）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効。致。）王曰。柰何。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取。）今齊王甚憎張儀。（一無張字。）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梁。魏都也。）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於梁城下。）不能相去。（去。離。）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二川。宜陽邑也。從函谷關東出也。）函谷在弘農城北。故言出函谷關。而無伐以臨周。（周。西周也。）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王城也。）

天子所都以臨之祭酒可出而挾天子案其圖籍故曰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革車兵車也納張儀於梁也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患憂也言令能令齊兵罷去也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劉作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爲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舉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使儀言信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止梁也不伐

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惠王所都承匡邑名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魏王曾劉作因因本作困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合秦之橫與山東六國從親也犀首欲敗橫親之事也欲敗張儀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也值所以爲國者不同耳爲理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張儀也衛君爲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參三人並也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壇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也誰而儀與之俱俱偕是必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一本聽下有也字鬻賣

昭陽爲楚伐魏昭陽楚懷王將覆軍殺將得八城覆魏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

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言獨令尹最貴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也劉作乎。公昭陽譬喻。）楚有祠者。祭賜其舍人巵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居。（一本去居字。）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五城趙講和。）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權之難。齊燕戰。（權地名。（一下有也字）齊燕所戰。故曰之難也。）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薛公田嬰也。魏處人名。（一本有之主也三字。））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逆今蒲陰也。是時屬燕。故勸取之。）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歸於君矣。（君李向也。）向曰。善。

秦攻趙長平。（一本無平二字。）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一本無楚字。）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

粟於齊而齊不聽。蘇秦（續史記周子齊之謀臣。史失其名。戰國策以周子爲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久矣。）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卻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中得）而齊燕之計過矣。（過失）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一本無也字。隱蔽蕃蔽。）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燋釜。夫救趙高義也。（高大。）卻秦兵。（劉本無兵字。）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卻強秦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過誤失也。）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爲割韓卻周害也。及韓卻周割之。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

戰國策卷第十

齊三

楚王死。懷王也。爲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會武關。秦脅與歸。而死於秦也。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薛公田嬰也。田文之父。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郢。楚都也。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楚自立王。質之無益。故曰抱空質也。蘇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亟。速也。入猶致也。可以益割於楚。益多割取。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一本無之字。亟去。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一本無人說二字。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太子。懷王太子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變。改也。負。天下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爲之柰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曾此上字不作注。）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蘇秦請行至楚。說楚王曰。所立頃襄王也。言楚所欲立懷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

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己，太子也。使齊奉己，立以爲王也。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告，致。致故，謂太子倍割楚以許齊也。謁告告齊君也。齊得割，則歸太子。故曰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割地與齊，使留太子。齊嫌其少也。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資，與。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猶饒也。及也。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尙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權，重。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齊無立太子辭，必不倍求地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於齊。一作而爲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讎，爲太子。楚王大悅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劉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齊未必信太子言也，而楚使致地，故曰楚功見。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也。蘇秦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楚秦也。而君弗知。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劉無之字）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秦爲武貞君。武貞，楚邑。故

曰。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景。姓。鯉。名也。楚懷王相也。言薛公所見重於天下者。能得天下士之心。故有齊國權勢也。今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固。劉作不善蘇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途。道。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於君之事殆矣。於治。曾本無此二字注。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爲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秦。故曰可以爲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蘇秦巧辭反覆。且在此以上也。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齊威王子宣王也。孺子。幼艾美女也。近。幸也。薛公欲知王所欲立。立爲夫人。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服美珥。則知王之所愛矣。故勸王立之也。

孟嘗君一作孟嘗。將入秦。孟嘗君。薛公田嬰。號靖郭君子。(一作又。)文。號孟嘗君也。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聞。知。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挺。治。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殘。壞。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殘一作吾則。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東海中有山名曰度朔。上有大桃。屈蟠三千里。其卑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也。上有二神人。一曰荼。一曰鬱雷。主治害鬼。故使山人刊此桃梗。盡荼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戶。避號之門。荼與鬱雷。皆在東海中。故曰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止。猶還也。

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淖于髡爲齊使於荊，還反過薛，而孟嘗（一作君）令人體貌（體一作禮，劉作體）而親郊迎之，謂淖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君名也。）淖于髡曰：敬聞命矣。（下一有至於齊舉報王曰何字。）至於齊，舉（先王）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威王）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宣王也。）齊王和其顏色，（威王之子。）曰：請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蹶蹶之請，（蹶蹶，猶急遽也。）拜之謁，雖得則薄矣。（言雖遽蹶而走，請救於齊，望仰而訴苦之而得齊救，比淖于之辭則爲薄也。）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强力哉！（言辯者之說人，急其如已自在阨窘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强力也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毀，謗。）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也。（言，道。）董之繁菁，（菁，曾菁作青。）以問夏侯公，夏侯曰：公孟嘗君重非諸侯也，（重，尊。）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欲以爲分寸之功也。）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毀之者也。（以言，吾毀之無憾，故得爲長者。）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持言也。（劉作豈特言也哉。）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劉無有字。）以補文（一本有字。）之闕者。（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願聞賢者之善言，常補已缺失也。）一人曰：嘗天下之士有侵君者，臣請（請，集曾劉作輕。）以臣之血漬其衽，（漬，汙也。）田瞀（瞀，恐作瞽。春秋傳：鄭汲阪字子明，或作瞀。）曰：車軼之所能至，瞀（晉鄭游阪也。）曰：軼（軼日軼，請掩足下之短者，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或作又。）如使而弗及也，勝瞀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文，敬）

交田子方而敬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爲君取矣

孟嘗君君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愛猶通也或以問閒曾作孟嘗君告問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傳曰淫爲大罰故曰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置錯居棘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衞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皮鹿皮幣束帛也願君以此從衞君遊於衞甚重齊衞之交惡惡不睦也衞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衞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衞先君刑馬歃羊殺馬羊啖出其血以相盟誓也歃亦殺也盟曰齊衞後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如此馬與羊也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約結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無以伐齊爲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衞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劉集作善爲事矣轉禍爲功不殺其舍人是轉禍使齊不伐是爲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悅敬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錯置也據處也獮猴置木而處於水則不如魚鼈也歷險垂危則騏驥不如狐狸各有所宜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也曹沫魯莊公士傳曰曹劌也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夫居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舍收也之猶用也收所長者用所短者故堯有所不能及爲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鄧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直當曰直使也登徒臣鄧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續別本髮標鑑毫髮）賣妻子不起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足下謂公孫戍）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曰諾（獻獻公孫戍也故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才勝萬人曰英千人曰桀）皆以國事累君（累屬）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待猶共也）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閨閤也）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善快）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鄧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涪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一作士）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曾至一作生劉作主也言雖曾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涪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俱偕）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桔梗山生之草也一曾作生山之上也集作山之中）於沮澤求之雖累世不能得其一也及之睪黍梁父之陰（睪黍梁父皆山名也山北曰陰桔梗生焉言饒多也故曰鄧車載也）夫物各有疇（疇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

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十也。言將復見士於王也。

齊欲伐魏。溫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環。旋。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勘之苦。勞。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伏士也。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國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秦將白起。阬括四十萬衆於長平。而進圍邯鄲。括父奢將有功。賜號馬服。因以爲氏。故曰馬服君之師也。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是。淄鼠。伊是。皆趙邑也。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下。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趙。畏秦不敢進軍。軍次蕩陰。趙國急。平原君勝使責信陵君公子無忌。無忌乃竊兵符與晉鄙符信。以擅取其軍。晉鄙疑之。不肯授。乃使朱亥椎殺晉鄙。取軍救趙。故爲天下備循計。（曾無此七字。劉循作脩。）解邯鄲圍。故曰使秦不有而失天下也。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完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鄴鄧者。楚之柱國也。柱國。都也。故三國欲與秦壤界。界。猶比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鄴鄧矣。福曾一作賈。劉一作逼。三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刦趙魏。疏中國。封。攻作刦。下同。衝之東野。取。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有已字。一本亦下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所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距。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三國。趙。魏。楚。界。比也。患。憂也。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一本無其字）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一本客上有魚字）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憹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偏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

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厩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劉作顧謂馮諼曰）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賫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　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集曾本無姑字）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以使人（劉本作君何不使人先觀秦王）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

得爲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即欲媿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臣曾本作不忠劉本作不忠此武后字恐非劉校）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續別本有君曰二字）好士也雍門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驎驊騮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綸紵食粱肉豈有毛嬙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

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趨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簴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而百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亡無族（晁本同一有四字集無四字）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據慢驕奢則兇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續云高士傳作渥）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續云陶元亮集聖賢輔錄引戰國策齊有七友雄陽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鑵甫）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

三輔。自古及今。而能盧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恥問。不媿下學。是故（故下曾本有能字。劉本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曾本無非字。）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劉本無受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曾本作制取。集無取。）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斶知足矣。歸反撲。則終身不辱也。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爲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慁陋。守

齊國唯恐失。（曾集本作夫字。）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劉本無是字。曾有。）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劉本有之字。集馬字無。）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集本無也字。三同。）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劉本有兩以字。一字問也。）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瑱。環。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不一作弗。）朝。何以正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官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嘗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而一本無而字。與我赴諸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穀。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一本無其字。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劉本有王曰不如伐宋。對曰。夫約然一本無然字。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

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